

高尔基文集

第五卷

短篇小说

散文 童话

1901——1912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本文集根据 М. Горьки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омах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和 М. Горький,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изд.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选译。

封面设计: 宁成春

高尔基文集(第五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36,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5 插页 3

1983年6月北京第1版 198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8,800

书号 10019·3470 定价 1.55 元

目 次

| | |
|----------------------|-----|
| 春天的旋律(幻想曲)..... | 1 |
| 海燕之歌 | 7 |
| 屠犹暴行 | 9 |
| 凶犯 | 17 |
| 人 | 49 |
| 监狱 | 58 |
| 菲利普·瓦西里耶维奇讲的故事 | 96 |
| 小女孩 | 114 |
| 三谈魔鬼 | 117 |
| 旁观者 | 126 |
| 狗 | 130 |
| 同志?(童话)..... | 132 |
| 智者 | 140 |
| 俄国沙皇 | 144 |
| 老人(缩影)..... | 160 |
| 查理·曼 | 165 |
| 士兵 | 179 |
| 一月九日 | 221 |
| 浪漫派 | 251 |
| 费多尔·佳金(速写) | 275 |
| 早晨 | 288 |

| | |
|---------------|-----|
| 莫尔德瓦姑娘 | 292 |
| 抱怨 | 325 |
| 马卡尔生平一事 | 396 |
| 末日(一个故事)..... | 436 |
| 童话 | 459 |
| 小麻雀 | 468 |
| 小叶夫塞的奇遇 | 472 |

春天的旋律*

幻想曲

在我房间窗外面的花园里，一群麻雀在洋槐和白桦的光秃的树枝上跳来跳去和热烈地交谈着，而在邻家房顶的马头形木雕上，蹲着一只令人尊敬的乌鸦，她一面倾听这些灰涂涂的小鸟儿的谈话，一面妄自尊大地摇晃着头。充满阳光的和暖的空气，把每一种声音都送进我的房间：我听见溪水急急的潺潺的奔流声，我听见树枝轻轻的簌簌声，我能听懂，那对鸽子在我的窗檐上正在咕咕地絮语着什么，于是随着空气的振荡，春天的音乐就流进我的心房。

“唧—唧唧！”一只老麻雀在对他的同伴们说。“我们终于又等到了春天的来临……难道不是吗？唧唧—唧唧！”

“乌哇—是事实①，乌哇—是事实！”乌鸦优雅地伸长脖子，表示了意见。

我很熟悉这个持重的鸟儿：她讲话一向简短扼要，而且都不外是肯定的意思。她象大多数乌鸦一样，天生愚蠢，而又胆小得很。然而，她在社会上占有一个美好的地位，每年冬天她都要为

* 本篇写于一九〇一年三月，由于遭到沙皇审查当局的否决，未能在刊物上正式发表，仅以胶印本或油印本在读者中秘密流传。译自《高尔基全集》第六卷。

① 俄文为“Фа-акт”，既表示乌鸦的叫声，又有“是事实”的含义。

那些可怜的寒鸦和老鸽子举行某些“慈善”活动。

我也熟悉麻雀，——虽然就外表来说，他好象是轻浮的，甚至是个自由主义者，但在本质上，他却是种颇为精明的鸟儿。他在乌鸦旁边跳来跳去，装出尊敬的样子，但在内心的深处，他都知道乌鸦的身价，并且在任何时候都免不了要讲上两三段关于她的不大体面的历史。

这时，窗檐上的一只年轻的爱打扮的公鸽，正热情地说服那只腼腆的母鸽：

“假如你不和我分享我的爱情，那我就要因为绝望而苦苦地死—死掉^①，苦苦地死—死掉……”

“您知道吗，夫人，金翅雀们飞来啦！”麻雀禀报说。

“乌哇—是事实！”乌鸦回答道。

“他们飞来啦，吵吵嚷嚷，飞来飞去，唧唧喳喳……这是一群怎样也不能安静下来的鸟儿！山雀们也跟着他们一齐来啦……正象往常一样……嘿—嘿—嘿！昨天，您晓得，我开玩笑地问过其中一只金翅雀：‘怎么，亲爱的，你们飞出来啦？’他毫无礼貌地作了回答……这些鸟儿，对交谈者完全不尊敬他的官衔、称号和社会地位……我呢，不过是一只七品文官麻雀^②……”

就在这时候，从房顶的烟囱后面，突然出现了一只年轻的大公鸦，他压低嗓门报告说：

“我本着职分所在，细听栖息于空中、水里和地下的一切生物的谈话，并且严密注意他们的行动，我荣幸地报告诸位，即上述金翅雀们，正在大声地谈论春天，而且他们胆敢希望整个大自

① 俄文为“Умр-ру”是“我要死—死掉”，现加上“苦苦地”表示鸽子的咕咕的叫声。

② 俄文“Надворный”一词有两种含意，既是“家里的”、“院里的”（如“家雀”），又是“七品文官”。

然似乎很快就要苏醒。”

“唧—唧唧！”麻雀叫了一声，忐忑不安地望着这个告密者。而乌鸦善意地摇了摇头。

“春天已经来过，而且来过不只一次……”老麻雀说。“至于讲到整个大自然的苏醒，这……当然，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假如这能得到那些负责主管部门的许可的话……”

“乌哇一是事实！”乌鸦说道，用赏识的眼光瞟了对方一眼。

“对于以上所述，必须补充的是，”大公鸦又继续说，“上述那些金翅雀，对他们要饮水止渴的溪流，据说——有些混浊，因而表示不满，其中有几个甚至胆敢梦想自由……”

“啊，他们一向如此！”老麻雀叫喊道。“这是由于他们年轻无知，这一点也不危险！我也有过年轻的时代，也曾经梦想过……它……”

“梦想过——什么？”

“梦想过宪……宪—宪—宪—宪……”

“宪法？”

“只是梦想过！只不过是梦想而已，先生！不用说，曾经有所梦想过……但是后来，这一切都过去了，出现了另外一个‘它’、更为现实的‘它’……嘿—嘿—嘿！您知道，对不起，对麻雀说来，这是更合适的、更为必要的……嘿—嘿……”

“哼！”突然响起了一阵有威力的哼叫声。在菩提树的树枝上，出现了一只四品文官灰雀，他体谅下情地向鸟儿们点头行了个礼，就吱吱扭扭地叫道：

“哎，先生们，你们没—没有注—注意到，空气里有股气味吗，哎……？”

“是春天的空气，大人阁下！”麻雀说。乌鸦却郁闷不乐地把

头一歪，用温柔的声音嘎地叫了一声，好象绵羊在咩叫：

“乌哇——是事实！”

“嗯，是的……昨天在打牌的时候，一只世袭的可敬的鸚鵡也对我讲过同样的话……他说：‘哎，好象有股什么气味……’我就回答说：‘让我们看一看，闻一闻，弄个明白！’有道理吧，啊？”

“对，大人阁下！完全有道理！”老麻雀毕恭毕敬地表示同意。“大人阁下，任何时候都必须等一等……持重的鸟儿都是在等待……”

这时，一只云雀从天空飞下来，落在花园里溶雪的地面上，他忧心忡忡地在地上跑来跑去，喃喃地说道：

“曙光用温柔的微笑，把夜空的星星熄掉，……黑夜发白了，黑夜颤抖了，于是沉重的夜幕，如同阳光下的冰块，渐渐消失。充满希望的心儿，跳动得多么轻快，多么甜美，迎着朝阳，迎着清晨，迎着光明和自由！……”

“这一这是一只什么鸟儿？”灰雀眯缝起眼睛问道。

“是云雀，大人阁下！”大公鸦从烟囱后面严峻地说。

“是诗人，大人阁下！”麻雀又宽容地补充道。

灰雀斜眼看了看这位诗人，吱吱扭扭地叫道：

“唔……是一只多么灰色的……下流货！他在那儿好象胡讲了一通什么太阳、自由吧？啊？”

“对，大人阁下！”大公鸦肯定了一句。“他是想在年轻的小鸟儿们的心中唤起那些毫无根据的希望，大人阁下！”

“既可耻，复又……愚蠢！”

“完全对，大人阁下，”老麻雀应和着。“愚蠢之极！自由，大人阁下，是某种不明确的，应该说，是种不可捉摸的东西……”

“可是，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好象，你自己也曾经……号召

大家向往过它？”

“乌哇一是事实！”乌鸦突然叫道。

麻雀感到有些狼狈不堪。

“是的，大人阁下，我确实有一次号召过……但那是在可以使罪名减轻的情况之下……”

“啊……那是怎么回事？”

“那是在吃了中饭以后，大人阁下！那是在葡萄酒热气的影响……也就是说，在它的压力之下……而且是有限制地号召的，大人阁下！”

“那是怎么说的？”

“轻轻地说的：‘自由万岁！’然后立即大声地补充了一句：‘在法律限制的范围以内！’”

灰雀看了乌鸦一眼。

“对，大人阁下！”乌鸦回答道。

“我，大人阁下，作为一只七品文官老麻雀，决不能允许自己对自由的问题采取认真的态度，因为这个问题，并没有列入我荣幸任职的那个部门的研究范围之内。”

“乌哇一是事实！”乌鸦又叫了一声。

要知道，不管肯定什么，对她反正都是一样。

这时，一条条溪水正沿着街道在滚流，它们轻声唱着关于大河的歌曲，说它们在不远的将来，在旅程的终点，将合流到大河里去：

“浩瀚的、奔腾的波浪会迎接我们，拥抱我们，把我们带进大海里去，也许，太阳的炎热的光线，又会把我们重新送上天空，而从天空里，我们又会重新在夜里化成寒冷的露水，变成片片的雪花或者是倾盆大雨落到地上……”

太阳啊，春天灿烂的、温暖的太阳，在明亮的天空里，用充满爱的和炽燃着创造热情的上帝的微笑，在微笑着。

在花园的角落里，在老菩提树的树枝上，坐着一群金翅雀，其中有一只带有鼓舞力地、正向同伴们唱着他从什么地方听来的一首关于海燕的歌。

戈宝权 译

海燕之歌*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①象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

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一会儿箭一般地直冲向乌云，它叫喊着，——就在这鸟儿勇敢的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欢乐。

在这叫喊声里——充满着对暴风雨的渴望！在这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焰和胜利的信心。

海鸥^②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呻吟着，——呻吟着，它们在大海上飞窜，想把自己对暴风雨的恐惧，掩藏到大海深处。

海鸭^③也在呻吟着，——它们这些海鸭啊，享受不了生活的战斗的欢乐；轰隆隆的雷声就把它们吓坏了。

蠢笨的企鹅^④，胆怯地把肥胖的身体躲藏在悬崖底下……只有那高傲的海燕，勇敢地，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 本篇写于一九〇一年三月，作为独立作品最初发表于一九〇一年《生活》杂志四月号。《海燕之歌》又简称《海燕》，原是《春天的旋律》的结尾部分，因“漏审的疏忽”而被允许在当时发表。译自《高尔基全集》第六卷。

① 海燕——暴风雨来临之前，海燕就在海面上飞翔，因此俄文的“海燕”，就有“暴风雨的报信者”或“暴风雨来临前的预告者”的意思。

②、③、④ 海鸥、海鸭、企鹅，是三种海鸟，这里分别象征资产阶级自由派、机会主义者和立宪民主党等各种人物，他们在革命的暴风雨来临之前，呻吟、恐惧、畏缩，被暴风雨吓坏了。

乌云越来越暗，越来越低，向海面直压下来，而波浪一边歌唱，一边冲向高空，去迎接那雷声。

雷声轰隆。波浪在愤怒的飞沫中呼叫，跟狂风争吼。看吧，狂风紧紧抱起一层层巨浪，恶狠狠地将它们甩到悬崖上，把这些大块的翡翠摔成尘雾和碎末。

海燕在叫喊着，飞翔着，象黑色的闪电，箭一般地穿过乌云，翅膀掠起波浪的飞沫。

看吧，它飞舞着，象个精灵，——高傲的、黑色的暴风雨的精灵，——它在大笑，它又在号叫……它笑那些乌云；它因为欢乐而号叫！

从雷声的震怒里，——这个敏感精灵，——它早就听出了困乏，它深信，乌云遮不住太阳，——是的，遮不住的！

狂风吼叫……雷声轰隆……

一堆堆乌云，象青色的火焰，在无底的大海上燃烧。大海抓住闪电的箭光，把它们熄灭在自己的深渊里。这些闪电的影子，活象一条条火蛇，在大海里蜿蜒游动，一晃就消失了。

“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啦！”

这是勇敢的海燕，在怒吼的大海上，在闪电中间，高傲地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戈宝权 译

屠 犹 暴 行

一个炎热的六月天。从清早我就在河边干活，往平底小木船上涂树脂。现在已经快吃午饭了，从身后的镇子上传来了一阵阵低沉的怒吼声，象一群饿急了的公牛在嗥叫。起初我没大注意远处传来的这喧声，心里想着快点把活儿干完好去填填我的饥肠。可是，那声音霎时间响成一片，象大火初起时的黑烟一样越来越浓。

我往镇子那边望了望，只见半空中热流滚滚，尘雾弥漫，我觉得，好象看见那杂乱的声音挟持着尘土拔地而起，充溢在天地之间。尘雾越滚越浓，声音越来越响、越嘈杂，连空气都在颤抖，我的心也预感到大难临头而随之颤抖起来……

扔下工作，我登上沙岸抬头一望，看见人们从大门里跳出来，沿街奔跑，向镇子紧里边跑去，狗和孩子们跟在后头，受惊的鸽子在他们头顶上乱飞，鸡群在脚下东窜西跑。这种混乱也感染了我，我也跟着奔跑起来。

“伊丽莎白大街^①上打架啦！”有人喊道。

车夫用缰绳狠命地抽打着马，迎着奔跑的人群沿土路飞驰，扯开喉咙高喊：

* 本篇写于一九〇〇年，最初发表于一九〇一年出版的《援助受灾犹太人文艺作品集》。译自《高尔基三十卷集》第五卷。

① 伊丽莎白大街是下诺夫戈罗德城附近的库纳维诺镇的一条街道。

“码头上的弟兄们！打咱们的人呢！”

我拐进一条狭窄的小巷，停了下来。小巷里挤满了人，活象一条装满粮食的口袋。从前面很远的地方传来了人群的狂呼和尖叫声，玻璃的碎裂声，砰砰砰猛烈的敲击声，有什么东西断裂了，落了下来。各种声音象秋天的云团，一层盖过一层，最后，变成一大片阴沉沉的乌云，在空中滚动。

“正在打犹太鬼子呢！”一个衣着整洁、文质彬彬的小老头带着满意的腔调说。他用力搓了搓枯干的小手，补充了一句：

“就该狠狠地揍他们！”

剧烈的喧闹声有一种诱惑力，使我不由得挤过人群，向人声嘈杂的方向奔去。这可怕的喧闹声不仅吸引了我一个人，而且象沼泽地一样，把人们一个个吸了进去。一张张激动的面孔在我眼前闪过，一个个带着急切的、莫名其妙的凶狠表情，眼里闪着贪婪的目光。密密麻麻的人群前挤后拥着向前移动，想把所有挡路的墙壁和篱笆推倒，每个人都想把前边的人踩在脚下，从别人身上踏过去，把别人踩死。

我冲进小巷的一个院落，越过篱笆，又跳进另一个院落，又跳了一次，又一次，我又落到了密集的人群之中。石砌楼房的院子里挤满了人，楼房周围尽是一些低矮的小屋。人群挤在这狭窄的院落里，象是水在翻腾，象是大地在颤抖。他们扬着头，发疯似地大嚷大叫，脸涨得通红，大张着嘴巴，牙齿闪闪发光，挥舞着手臂，互相推来推去。一些人爬上耳房的屋顶，摔下来，再爬上去。尽管每个人的动作各不相同，但是，目标是一致的，每个人都好象被一个巨大的躯体支配着，他们都是这一巨大躯体的组成部分。

在这密密层层、被狂怒连结在一起的人群上面，在楼房高高

的屋顶上，在烟囱旁边，站着一个人又瘦又高的犹太人。他用手拆掉烟囱的砖，一块块往下扔，他边扔边象海鸥似地尖叫着。长长的花白胡须在他的胸前摆动，他的白裤子上血迹斑斑。

狂怒的喊声从下面飞到他的身旁：

“开枪打他！”

“别用枪打，用石头砸！”

“爬上去抓活的！”

楼房的窗口闪动着模糊的人影。他们把窗框打掉，把东西扔到院子里。玻璃刺耳地叮叮作响。一个宽肩膀的鬻发小伙子把一面镜子搬到窗前，把它从窗口伸出去，喊道：

“喂，当心！”

镜子反射着阳光，飞落在地上。小伙子随着从窗口探出头来。他宽宽的脸上只有忧虑和严肃的表情，却没有狂暴的怒气。另一扇窗口出现了一个黑胡子庄稼汉，手里抱个枕头。他一下子把枕头扯破，枕芯中那密密的、雪白的鹅毛就满天飞舞起来。

“下雪啦，小伙子们，别把鼻子冻掉呀！”庄稼汉望着雪白的绒毛落到人们的头上，这样喊道。

院子里有人大叫：

“到这边来！在大木桶里找到了犹太崽子！”

“打他们！”

“揪住他们的脑袋往桶帮上撞！”

“喂，老犹太鬼！快爬下来吧，我们抓到你的孙子啦！”

“快从屋顶上爬下来，要不，我们就叫你断子绝孙……”

一个孩子的刺耳的尖叫声划破长空，这声音令人毛骨悚然，它象乌云中的闪电，在人群慌乱的吼叫声中一闪而过。尖叫声过后，喧闹声似乎变得轻了一些。

“别动!”有人吼叫起来。

“别动小孩子!”

“揍大人!”

又传出了孩子的嚎叫，那叫声又细又尖，比一切声音都高，刺痛人心。

“咳，魔鬼!”有人疯狂地大喊，这喊声比一切声音都响。

“打脑袋瓜儿啦?”

“腿打断了……”

“真有你的，老鬼!”

“安季普! 咱们爬上去把那个犹太鬼打下来!”

两个膀大腰圆的装卸工从人群中开出一条路，走到耳房旁边，爬上了屋顶。

严肃的、红脸膛的小伙子又出现在楼房的一扇窗口。他正把一个碗橱或是木柜用力从窗口往外塞，冲着下边喊：

“小伙子们，接住碗碟……”

可是，柜橱大、窗口小，怎么也塞不出去，小伙子又把它拉回屋里，他也退了回去。一会儿他又站到窗前，象狼一样拉长声音嗥叫起来：

“当一当一心!”

一大堆盘子从窗口洒落下来，随后一只茶炊闪闪发光地飞落下去。下面的人群抱头四散，哈哈大笑着。一个胖胖的红发青年从地上抓起茶炊，高高地举过头顶，又把它摔到地上，然后用两只脚在上面践踏。

屋顶上传来了非人的惨叫。人们都抬头张望。铁皮房顶上轰隆隆地一阵响……突然，屋檐上垂挂下来一块很大的东西，在屋檐上挂了几秒钟，凌空荡悠了几下，然后，尖叫着，凄惨地呼号

着从屋檐上跌落下来。一团软绵绵的东西噗味一声落了地，那响声十分难听。我飞快地从院子里跑了出去，身后飞来了幸灾乐祸的、粗野的吼叫：

“哈—哈……”

“啊哈—哈？”

“推下一来一了！”

街上，人们把桌椅敲碎，砸開箱子，哈哈笑着，把一件件衣服撕成碎片。空中，羽毛飞扬。从两座楼房的一扇扇窗口飞下枕头，篮子，家具，破布头，落到人们的脚边。要毁坏一切而失去理智的人群，抓住这些东西就乱撕，乱扯，乱砸，乱敲。两个头发蓬乱、汗流满面、红脸庞、长相丑陋的女人紧紧抓住一口箱子，互相争夺。她们张大嘴巴，向对方喊叫。羽毛在她们的头上飞旋。木头的断裂声，人群的吼声和楼房窗口传来的可怕的尖叫声淹没了两个女人的叫骂声。

一个高大粗壮的庄稼汉从我面前走过。他没戴帽子，身上的衬衫全被扯破了，蓬头垢面，粘稠的、几乎是黑色的血从肮脏的脸颊上流下来。他挥舞着一只手，笑着，滞呆呆的，象一头吃饱了的野兽在得意洋洋地笑着。他走近灯柱，抱住它，用宽阔的胸脯抵住木柱摇撼起来。路灯晃了一下，飞落在地上。

“折—断—它！”另一个庄稼汉跑到灯柱旁边，喊了一声。他也抱住灯柱，摇撼起来。

一个少女衣裙全被撕破，披头散发，象一只鸽子冲入烟雾似地闯进了人群。她向后扬着头，跑着，苍白的脸上一双眼睛显得格外大。

“揍这个犹太娘儿们！”有人大叫。少女象落入苍蝇群中的糖渣儿，消失在茫茫的人海之中。沸腾的人群象一锅黑糊糊的